

泰雅族耆老黃清浮訪談

訪談者：鄭安晞

受訪者：Taimugaunai（黃清浮）

【訪談稿】

(泰雅語)

訪談者：問他 tayal 的名字。

(泰雅語)

訪談者：Taimugaunai，這個名字不錯，因為我在和平鄉有遇過。

受訪者：不要聽錯，應該是 Taimugaunai，不是 taimugaunau。

翻譯者：gaunau，gaunau 就是花生。

訪談者：有，和平鄉那邊也有，而且在和平鄉那邊是翻譯者：omuku，就是頭目的名字，在那個，那個地方也叫竹林，很好...

翻譯者：我知道，我知道。

訪談者：就是和平鄉竹林部落的頭目也叫 gaunai。

受訪者：不是，他現在是，以前是不是，以前是頭目是哪裡？

訪談者：算是北勢那邊的，就是大安溪旁邊的。

受訪者：苗栗？

訪談者：苗栗的對面。

受訪者：不是汶水嗎？

訪談者：汶水是在北邊，汶水過來...

翻譯者：再進去一點。

訪談者：對，汶水，然後 sidowan，過來才是天狗，lovun，然後下面才是那個 mihi 那邊，汶水是，他講汶水沒錯，因為他，所以你算是 shakalo 的人？

受訪者：對啊！shakalo 跟那個一樣的...

訪談者：對，shakalo 的人目前好像我知道就是龍山，還有部分住在天狗梅園那邊，一部分住在天狗梅園，然後大部分是住在龍山。

受訪者：有一個是 smahan，司馬限。

訪談者：司馬限在山的這邊而已，不過司馬限小小的，龍山比較大。

受訪者：對，那個 smahan 也是我們那個...

翻譯者：白石的，都是他們白石的。

訪談者：你說那個...

受訪者：sakayaji。

訪談者：sakayaji。

受訪者：還是一個是 mawan。

訪談者：mawan。

受訪者：一個是 dalakas。

訪談者：dalakas，不錯，不錯，名字都有，因為都有派出所，dalakas，mahan 就是那個馬鞍。

受訪者：對，馬鞍鎮。

訪談者：然後過去，以前你們那邊的部落大概在什麼地方?就是我如果從那個 syakalo 進去的話，你們以前的部落大概在什麼位置?

受訪者：那個到白石，有那個 syakalo，一直到那個，這個...

訪談者：松本那邊，下來就到松本那邊了，就從 syakalo，松本下來就一直到清泉了，可是以前的日本時代，是從半山腰繞過去。

翻譯者：沒有下到河谷啦！

訪談者：日本的路。

受訪者：日本的派出所差不多一公里一個派出所。

訪談者：一公里一個派出所，那邊過去就有派出所叫根本，然後叫 sado，佐藤，然後過去之後，就會到一個檜山。

(泰雅語)

翻譯者：我那個姐夫就會比我懂，他的中文又跟他，看看他會不會，他說他可能要出去，就是我一直找的那個，他中文跟那個，他們是從...

受訪者：因為我們這個部落的，給我帶到五峰鄉裡面，他帶我這樣。

訪談者：就是說他的老部落大概是在什麼位置?比如說用 **syakalo** 那個派出所，那個位置的什麼地方?

受訪者：**syakalo** 是姓伍的，大概，沒有很多。

(泰雅語)

受訪者：有分喔，那個白石是，不是那個白石是旁邊，不是喔！所有的地方有一個花園，有一個在這邊，有，以前是這樣，有百石社的，但是現在我們...

訪談者：叫你們住在那邊。

受訪者：所以那個，就一路這樣。

翻譯者：各自去開墾。

訪談者：所以就是在派出所附近這樣子散著。

(泰雅語)

受訪者：對，他是這樣。

(泰雅語)

翻譯者：基本上應該也是這樣，日本人來，他選，他先選他覺得比較好控制的所謂的制高點或什麼。

訪談者：然後再搬過來。

翻譯者：再請人家搬到他的周圍。

訪談者：你問他他有沒有從那個 **syakalo** 那邊，走到那個泰安，就是走到那個苗栗泰安鄉，整條走過去，走到現在那個 **luvon**，就是現在的天狗梅園那邊過。

(泰雅語)

翻譯者：你說從哪裡?

訪談者：從那個，那個名字應該叫田村台。

(泰雅語)

訪談者：他沒有走到那邊。

翻譯者：沒有走。

訪談者：他只有這邊繞一圈。

翻譯者：對。

訪談者：因為 sakaki 那邊其實有一條路可以翻過來到北坑溪，就是以前日本時代有做一條聯落道路，是從，剛好是從那個白石派出所的後面。

受訪者：有啊，那個不是...

訪談者：然後直接翻過來到這個霞喀羅溪的上游，下來位置剛好就在那個，那個派出所叫做 sado，佐藤，就到那個位置，那個是唯一就是聯絡的支線，那個如果從那邊一直往南的話，就會到觀霧，到觀霧，然後從觀霧那邊緩緩的下，下到那個 luvon 那邊去，大概是這個樣子。

受訪者：那個白石，(泰雅語)

訪談者：有沒有走過?

受訪者：我沒有走。所以我大哥說這個就是這樣，所以以前我們秀朗一帶都很近，就是白石上去，就是，白石是，過去是苗栗，很近。那我們走路過這邊到苗栗的話，幾天?

訪談者：以前有沒有聽老人說，當時候 syakalo 這邊其實有兩條路，就是 syakalo 這個地方，現在 syakalo 不是都造林地，到 syakalo 現在那個日本的路是後來開的，可是在開那個之前，其實有一條路比較高一點，然後有通電，有沒有聽老人家講過?

(泰雅語)

訪談者：清泉開始。

(泰雅語)

翻譯者：他知道。

訪談者：他有沒有在耕作的時候有看到?

(泰雅語)

翻譯者：這個我表姐夫，政大的博士生，專門研究隘勇線的。

訪談者：你們這附近所有這邊的山頭我大概都翻遍過。

受訪者表姊夫：你走過喔?

訪談者：大概都走過。

受訪者表姊夫：你從哪裡開始走?

訪談者：比如說像那個內橫屏山，然後這尖頂窩，然後油羅，然後錦屏那邊我大概都去過。

受訪者表姊夫：幾個據我所知道的隘勇線是從九十八開始六十公里，我最近都，上個月，去年到現在，我還在那邊有工程，我還在那邊做。

訪談者：不過那個是，那個路大概有兩條路，就是你講那個路比較是後來開的，那是隘勇線，隘勇線不是，隘勇線是走稜線，那爲什麼那時候要做隘勇線，就是因爲不讓 tayal 跟另外一個部落聯絡，比如說你是 baskowan 的人，然後你是 syakalo 的人，他不讓你們兩個去溝通。什麼名字你還記得嗎？

受訪者表姊夫：知道，我在那邊工作，哪一個都知道，他是栗園的。

訪談者：栗園的？就是 dabilas 那個，dalakas。

受訪者表姊夫：我媽媽他就是 maan。

訪談者：maan 就是現在馬鞍。

受訪者表姊夫：馬鞍社，那我是白石社。

訪談者：你是白石社的？所以...

受訪者表姊夫：三個蕃社，在民國二十二年，那就遷到過來。

訪談者：是從哪邊遷？

受訪者表姊夫：就從那邊。

訪談者：到這邊來？直接就到這裡？差很遠耶！你們沒有先遷到，比如說先遷到松本或是那個民生那邊。

受訪者表姊夫：沒有，那個是另外我們陳家他們那個系列是這樣，以前我們對於姻親關係，我們那邊就是有姻親關係。

訪談者：所以你們直接到這邊來？

受訪者表姊夫：直接過來。

訪談者：可是我，據我知道是當時候日本時代，有一些 skalo 的人，跑到那個，跑到現在那個北坑溪的上游去，就是現在...

受訪者表姊夫：那個很多。

訪談者：你知道我說的，就是那個觀霧的下面一點點，跑到那邊去，然後那一群人後來聽說是被抓到龍山去。

受訪者表姊夫：那個是跟那個邱家的，他講的是邱家的，邱鄉長的，就那個邱榮茂，那邊的人是跑到那邊的，那張家的，你們張家跟張國榮不太一樣，你們是哪裡來的你才知道。

翻譯者：石鹿的張跟我們白蘭的張不一樣，我們沒關係。

受訪者表姊夫：所以我就知道，那我們這裡，第二年第一個生的是他，二十三年，第一代，我們是第二代，我爸爸是，我爸爸還是那邊生，我媽媽還是那邊生。

訪談者：那個你幫我問一下他以前在日本十代是讀那個教育所？他沒有讀過書？

受訪者表姊夫：有，他不是在這邊讀，以前我們有一個我的叔叔，舅舅，他十幾歲還在養老那邊讀過書。

訪談者：喔，還在養老喔！

受訪者表姊夫：沒有，到秀鑾那邊讀書。

訪談者：就是控溪啦！

受訪者表姊夫：對。

訪談者：那個已經很外面了耶？

受訪者表姊夫：對啊！

訪談者：然後再回去到部落裡面喔？好遠喔！

受訪者表姊夫：他們就在那邊走路啊！

翻譯者：國民政府秀鑾國小也是那樣啊！從栗園這樣過去...

受訪者表姊夫：十幾歲跟五六歲，七八歲，十幾歲一起讀書。

訪談者：因為沒有分年級。

受訪者表姊夫：像我們三個，三個主權的大概我有經驗一下，第一代來這裡誰誰，我大概有印象。

(略)(有人離開)

受訪者表姊夫：跟老人家一起，他記憶力蠻深的，現在只有我們三個人有，他一個，還有我的叔叔，還有蔣家他親叔叔，還有一個堂哥，他們沒有讀過日本教育，但是我的爸爸媽媽，口傳的他們都一清二楚，我媽媽現在，我媽媽是二十二年比他大，我媽媽是那邊講再生，走，背過來。

訪談者：這麼遠。

受訪者表姊夫：最近我去年開始又回去那邊做工程，那個地方我們這一輩都在。

訪談者：那你有沒有去找自己的舊房子有去找到嗎？

受訪者表姊夫：那個我們去找，因為在派出所旁邊那個都是後來再...

訪談者：後來再搬來的，我是說在那個之前的。

受訪者表姊夫：我們是在他的周邊，我是在白石的第一個叫見返，我媽媽爸爸是，我阿公是那邊的人，見返叫 diasi。

訪談者：那剛好是稜線的尾端。

受訪者表姊夫：對。

訪談者：一個很瘦的稜線的尾端。

受訪者表姊夫：這一天我就知道，到那邊我們的尋根之旅過我們的周邊，那個邱正波，他說以前我住在這裡，就是派出所這邊稜線，白石派出所。

訪談者：那所以以前從養老進來一直翻過這個...

受訪者表姊夫：以前的稜線，有的是他一來過稜線是從，從那個，從這裡直接過來，那個叫 sandomi，什麼田，要往竹林那個地方。

訪談者：就直接下來，反正就是油羅山半山腰...

受訪者表姊夫：對，這邊下來。

訪談者：那個叫什麼，念都油啦！

受訪者表姊夫：民都有是那邊的不一樣。

訪談者：你說是霞山這邊。

受訪者表姊夫：霞山過來有一個羅山有沒有。

訪談者：直接下來就到這邊來了。

受訪者表姊夫：霞山是整個裡面最中心點是霞山。

(表姊夫離開)

訪談者：剛剛問他說，為什麼分那麼散？為什麼當時候搬的時候，他們會搬到這邊來，其他人會搬到龍山去，為什麼分那麼散？有沒有什麼原因？分那麼散？

翻譯者：現在這個，要釐清一件事情，他們搬來這邊是...

(泰雅語)

翻譯者：重要的關鍵大概石鹿事件啦！

訪談者：我知道，syakalo 那邊。

翻譯者：對，石鹿事件，那個...

訪談者：那個已經大概一九一七，一九一八了。

翻譯者：對。

訪談者：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左右。

翻譯者：石鹿事件是，就是，石鹿已經有他們族群的人了，日本人進來的時候，就打仗嘛，他們就跑，有的就跑回母基地，白石，有的才跑到苗栗那邊去，那邊才會，甚至跑到雪見，雪見是我們族群的，去那邊投靠，後來打打打，打到他們投降了以後，才又回來。

訪談者：回來自己原來舊的部落，然後再被搬下來？

翻譯者：對。

訪談者：喔，是這樣。

翻譯者：對。我之前，我在最近才弄清楚，我以為他們這個族群被遷來這邊，也是石鹿事件之後，其實不是，之前，我又求證，之前他搬過來，所以搬過來，日本人把他們搬過來是要拆，瓦解他們那三個部落。

訪談者：直接把他拆掉。

翻譯者：對，直接拆掉，瓦解，把另外一個搬到這裡來。

訪談者：那你問他大概以前在馬鞍，然後那個栗園那邊，大概有幾戶？

(泰雅語)

翻譯者：四十多戶。

(泰雅語)

翻譯者：那就是直接把他們三個社群的全部遷到這裡來。

訪談者：所以有四十幾戶，現在這邊天湖的人這一帶都是 syakalo。

翻譯者：對，就那三個族群，石鹿沒關係，石鹿也是從白石過去的。

訪談者：就是說直接從那個 sakaki 那邊，直接過來到這邊。

翻譯者：直接過來。

訪談者：那來這邊原來是哪一個，誰的土地?這邊這一塊。

翻譯者：這邊...

(泰雅語)

翻譯者：梅花群的。

訪談者：梅花群的。

翻譯者：梅花群的，因為他後面就梅花群，花園也是 mekalan 過來的。

訪談者：所以他們來，那現在這邊還有幾戶 skalo 的人?

(泰雅語)

翻譯者：三十六，在那邊遷村，遷村的基本上他就是算這邊有多少，全部移過去。

訪談者：所以這邊也是三十六戶?

翻譯者：對，這個他等於說你要廢棄了，就給你一個房子在那邊，所以這樣統計原來在這裡，我要遷村了，就算一算就是三十六戶，全部到那邊。

訪談者：跟日本時代戶數差不多。

翻譯者：現在都是外移，移到都市。

(泰雅語)

翻譯者：他說，他講出來說，以前的人都很高大，當然這個應該是有比較，比較現代的人。

訪談者：比現在還高?

翻譯者：高大，又很壯，所以他的看法是因為以前吃的，現在都吃農藥，現在的啦。

(外面下雨，移到屋內)

受訪者：那個，白石喔，白石到 syolan，記得是八個小時。

訪談者：八個小時?

受訪者：對，是八個小時，那個馬鞍跟 dalagan 也是來不及，十個小時。

訪談者：那麼遠?

受訪者：對，就是一個那個現在又????，第二個，那這樣一輩子的生活這麼可憐，人也沒有很夠，聲音就是小貓的聲音而已，所以現在要上升了，第二，第三個什麼吃飯沒有關係，我們有小米，liedo，那個 kikua，是這樣而已，所以那個清朝馬上連絡那個羅山派出所，dakonan，假熱鬧真的可憐，這個堂哥...

(泰雅語)

翻譯者：你知道吧他在講?

訪談者：他說他那個搬來這邊，然後來這邊看地方，有去看羅山，有些人說不夠大，後來這邊才比較大，這邊是 maikalan 的人，maikalan 這邊以前搬過來的時候這邊有沒有 maikalan 的人住在這邊?

翻譯者：基本上應該不會有。

訪談者：應該不會有。

(泰雅語)

翻譯者：獵場，頂多算是獵場。

訪談者：所以說現在他們 skalo 的人，你問他說以前在山上的時候，像 skalo 出去那邊就是那個叫什麼 kinaji，就是跟 kinaji 還有你們這邊是算 mashikowan 這邊的，關係好不好?

翻譯者：剛開始很好。

訪談者：就是之前他們下去如果是從養老出去的話，就是 kinaji 那邊，然後那邊的就是，到後面一點就快要到那個，新光那邊，那他們跟那邊的關係好不好?

(泰雅語)

翻譯者：石鹿那邊的他不太清楚，可是時間他大概知道，就是他們的祖先下來這邊的時候，他們那，石鹿群的也下來到石鹿，那怎麼會下來石鹿的前因後過他不太清楚，我聽過我族裡面的長輩講說，現在 skalo 那邊，石鹿，天頓，那一邊，那個傳統領域是我們白蘭群的傳統領域，是讓給他們，讓給他們以後我們白蘭就全部集中到白蘭。

訪談者：就到對面。

翻譯者：對面，就把右岸讓給他們，對，在那邊以後，日本人來了以後，有兩個社是很合好的，非常好。

訪談者：就是跟卓蘭這邊...

翻譯者：對，非常好，等於地租給他，象徵性的買。

訪談者：意思意思。

翻譯者：對，象徵性的買，那石鹿群他也很願意說我就是來投靠的，我們有一句話就是罵他們說 polahan，就是來受你照顧，受你保護這樣子。

訪談者：所以到現在...

翻譯者：後面就不一樣了，很好，後來這個族群比較剽悍，skalo 群比較剽悍，惹了很多事情，北埔事件也是他惹的，後面的石鹿事件，我們白蘭社日本人進來以後，他就沒有打仗，沒有抵抗，就談判，我們的祖先就談判，就跟，就接受日本人的條件，照顧，這樣子，可是對面的不願意，就打起來，後來他知道白蘭跟石鹿很好...

訪談者：叫你們去。

翻譯者：對，勸，勸不下來，帶我們去打他們。

訪談者：讓你們，請你們帶...

翻譯者：帶路。

訪談者：帶日本人上山去打他們。

翻譯者：對，但是我們也不願意，最後只願意就是去當腳夫。

訪談者：當 porter，背東西。

翻譯者：背東西的，後來日本人也很聰明，他也會利用，就是...

訪談者：叫你們先背？

翻譯者：背好就，緊急的時候就槍給你，有一點栽贓，槍給你，就這樣子結下恩怨。

訪談者：那後來有沒有解除恩怨？

翻譯者：後來還好，都沒談到現在，所以就是石鹿事件的開始就仇恨，一直到我這一代，我上一代我們兩群只有一家還是兩家通婚。

訪談者：現在應該還好了吧？

翻譯者：現在 OK 了，到我姊姊要嫁給石鹿的時候，還是談不下來，就不談了，就他們來提親，因為不得不來，這樣我姐夫他們家不得不來提親，我們家人不接受這樣子，走掉。

訪談者：我問一下就是 skalo 那邊 tayal 的話，跟你們 daskowan 的話有沒有差

很多?

翻譯者：我們白蘭現在在講 skalo 的話。

訪談者：因為清泉很多 skalo 的人。

翻譯者：因為他們人多，勢力多，我們的話應該偏向 zouli，就是鹿場那邊，就我們跟南邊的鹿場那邊比較有關係，鹿場那邊，反而是 nali 這邊比較沒有關係，結果我們的話，我們講的話是被同化。

訪談者：反而是轉成 skalo 這邊的話。

翻譯者：對。

(泰雅語)

翻譯者：石鹿事件，打打打，石鹿群這邊跟日本人打，打不下來的時候為什麼會有一些，一群人跑到汶水那邊，那邊老早已經有人去那邊開墾，所以才會等於下去投靠，我的，我之前的，我應該是看資料的。

訪談者：汶水是指那個龍山?

翻譯者：龍山那邊。

訪談者：可是那邊，可是，那邊的地又是另外一群人的地喔！是不是？那邊就是...

翻譯者：也是我們祖先的，所以我們白蘭跟汶水在路旁，再翻過來就是白蘭，所以是同...

訪談者：同一個系列。

翻譯者：同一個系列。

訪談者：所以說他們以前大概也會沿著現在的鹿場大山那邊下到鹿場那邊。

翻譯者：對，所以可能那時候到石鹿的時候還不夠，或者有些人就是一路，就像他們一路是到這裡來，他們的祖先，一路到石鹿，一路又更南到龍山那一帶，所以石鹿事件打的時候，其實我就有點懷疑，打仗的時候他們要跑一定不會亂跑，一定去投靠。

訪談者：對啊！

翻譯者：就跑，才跑到，他剛剛糾正我。

訪談者：現在如果到龍山的話，怎麼過去最快呢？現在是汶水進去最快，我說以前的話，以前到龍山的話，還是走日本路最快，日本路到那個，到那個中間有沒有，靠近那個...

翻譯者：日本路跟泰雅的遷徙路...

訪談者：又不太一樣。

翻譯者：對，不一樣。

訪談者：當然不一樣，但是我是說，差不多如果日本人叫他們下來的時候，應該是叫他們直接就下到那個，因為那個龍山那個位置剛好是在汶水溪的上游，中上游，右岸，那個位置再往上走其實就是要接到北坑溪了，翻過去就已經到那個觀霧下來這條稜線上面了，那觀霧的稜線其實就是我們現在看過去後面那邊，其實沒有很遠，我們現在斜斜的有沒有，往這個方向看過去那個山，最高的是鹿場大山，鹿場大山往南沿稜下去就是觀霧那條稜線，所以說以前觀霧或是那個，那個叫做馬達鬧，算是 skalo 的獵場了?這樣算起來的話。

翻譯者：早先是我們的，讓給他們。

訪談者：所以那邊應該是你們跟他們會過去...

翻譯者：對。

訪談者：都會去那邊打獵。

翻譯者：對。

訪談者：那再往南會不會遇到那個從大安溪上來的 tayal?

翻譯者：大安溪那邊的都跟我們是同一群的，所以在這邊的時候，他們這樣過來，白石這樣過來的時候...

訪談者：所以他們的系列比較靠近這個...

翻譯者：白石這邊的。

訪談者：就是應該算 kinaji。

翻譯者：對，kinaji，他們是 kinaji。

訪談者：他們比較算是 kinaji 系統的。

翻譯者：就是，他們就是。

訪談者：就是說，等於現在靠近新光，秀華，秀鑾這一帶，他們是同一個系統，獨立系統的。那你們呢?你們算什麼?

翻譯者：我們有點模糊。我們裡面很多講我們是 maispajang，可是在文獻裡面很難，沒有...

訪談者：對，因為你們這一群就是比較奇怪就是，又到八卦義這邊也算，所以你們這一群大概就是一直到這個 sidowan，細道邦這邊都是同一個的。

翻譯者：對。

訪談者：對不對，sidowan，然後現在汶水的那個汶水村，他的汶水就是汶水，然後以及這個，到了這個，那個大湖後面這一帶...

翻譯者：我們日據時代我們白蘭跟雪見是同一個那個，很多是從雪見過來我們白蘭。

訪談者：就翻過山就到了。

翻譯者：對。

訪談者：那以前住在這邊的時候，以前如果要下去，下去平地的話，怎麼下去？

翻譯者：日據時代嗎？

訪談者：日據時代，不是現在的路。

(泰雅語)

翻譯者：上屏。

訪談者：上屏，走的路跟現在的路一樣嗎？

受訪者：對，走的路喔！

(泰雅語)

訪談者：喔，沿著小河旁邊下去。

翻譯者：花園國小那邊沿著河岸，就到上屏溪，再靠右岸，再到對面，等於有一直遷出去，不像現在其實是走一點點，往古道再過河。

訪談者：所以他直接以前就沿著稜線走下去，然後到那個旁邊。

翻譯者：目標是那邊就直接切出去，現在是再過河...

(泰雅語)

翻譯者：日本人要開路的時候，他本來就是要沿著原住民的路，就大概就是在上屏的這個地方就切過來，切到對岸來，這樣上來，就是原住民的路，後來牽涉到...

訪談者：地權？

翻譯者：不是，花園國小山頭上面，就是你要到竹林的時候，會有一片很密的

竹園，那個從河谷到山頭是鄭家的，所以那邊就是漢人的地，不是原住民的地，他不是不願意，他把那個路拉過來，就給他開到他那邊啊！

訪談者：就路開到他們家門口。

翻譯者：對，就是這樣，他說不要到那邊，還會上來到現在的橋這邊，切進來。

訪談者：我想說奇怪，為什麼還要從裡面繞出來。

翻譯者：是他拉過來的，我想他應該也是望族，應該也很有勢力的，才可以左右政府說，路開進來，開到我家。

訪談者：我地送你都沒關係。

翻譯者：對。

訪談者：對啊，反正...

翻譯者：所以那個就放棄了。

訪談者：所以以前下去那個路應該是日本路。

翻譯者：下去哪裡？

訪談者：就是他講那個...

翻譯者：他講，對，其實應該是，對啦。

訪談者：因為他日本時代他就來...

翻譯者：原住民的路，日本人還沒有來，上屏應該也開莊了吧。

訪談者：對，上屏開莊很早。

翻譯者：對，應該這樣子去。

(泰雅語)

翻譯者：因為不管是以前，漢原不是很祥和，還是會有通事。

訪談者：一定都會有，會上來之類的。

翻譯者：所以日本人來，那是很合理，很順的路，也是日本人的路，後來他要，其實日本人應該就是說順著原來有的路，後來他要開大路的時候，就受鄭家說你納入，邏輯上應該是這樣。

訪談者：那他的那個，他那個漢姓是姓什麼？

翻譯者：黃。

訪談者：黃。

翻譯者：黃清浮。

訪談者：哪個清？

翻譯者：清潔的清，浮是...

訪談者：福氣的福？

翻譯者：不是，浮雲...

訪談者：漂起來的浮。

翻譯者：所以應該是筆誤啦，以前本來想要寫福氣的福。

訪談者：客家話講，念法是一樣的，客家話的音是一樣。

翻譯者：像我爸爸我媽媽的漢名，也都是寫錯，我爸爸叫張鄉質，其實這個我沒有問，我自己是想，他本來是要叫張鄉賢，鄉賢才有意思嘛，鄉賢，結果那個賢跟質不是很像，就寫寫寫，搞不好那戶籍員...

訪談者：搞不好也不認識字？

翻譯者：對，以為這個質就是賢，就變成張鄉質，沒意思。

訪談者：他民國二十三年生？

翻譯者：我爸爸？

訪談者：沒有，他。

受訪者：民國二十四。

翻譯者：跟我爸爸同年。

訪談者：所以是大正十二年，一九一一，十三年，大正十三年，所以已經是霞喀羅事件結束後下來這邊。

翻譯者：一九，一九三六，久了，多了。

訪談者：沒有，大正十三年是一九二四啊！

翻譯者：他民國二十四。

訪談者：民國二十四，那不對，一九三五，後面，很後面。

翻譯者：一九三六石鹿事件就大和解了。

訪談者：對，我想說下來就出生，那歲數更大。那他附近有沒有去知道說，他

有沒有看過這附近還有隘勇線?

翻譯者：這對面就有嘛！

訪談者：他知道，但是除了這個之外。

(泰雅語)

翻譯者：就大概就在這裡，其實看起來內灣這樣，這邊應該算是，這個地啊，靠近梅花那邊，梅花再下去就是內灣，應該算，這個再過去一點點尖筆山。

訪談者：尖筆山有，山上有。

翻譯者：應該算是蠻被漢人控制的。

訪談者：這一邊的有通電，尖筆山沒通電。

翻譯者：對。

訪談者：尖筆山的沒通電，所以就算有隘勇線，一般人也看不太出來，因為通電的只有這一條，他直接下到爺巴幹溪那邊。

翻譯者：爺巴幹?

訪談者：對。

翻譯者：梅花那邊也有叫爺巴幹?

訪談者：地名叫爺巴幹。

翻譯者：爺巴幹是，我知道的爺巴幹是十五公里那邊。

訪談者：不是，這邊也有。

翻譯者：這邊也有叫爺巴幹的?

訪談者：對。

翻譯者：是蠻大的河是嗎?

訪談者：對。

翻譯者：梅花這邊的嗎?

訪談者：對。

(泰雅語)

訪談者：他說是這邊，這邊也有啦！

翻譯者：我知道，他知道的爺巴幹以為就是九 K 那個，就是大鹿林道那個九 K 的爺巴幹。

訪談者：爺巴幹，錦屏外面，進來路口就叫爺巴幹。

翻譯者：錦屏？

訪談者：對，從那個天池進來，那邊就叫爺巴幹，那個溪很大有沒有？

翻譯者：以前那復興煤礦那邊嗎？

訪談者：那附近，那個名字叫爺巴幹。

受訪者：不是梅花國小對面嗎？

訪談者：對，就是那附近都整個...

(泰雅語)

翻譯者：地名可能外人會比較那個，因為被改變以後習慣，可能大家會，會把原來的就蓋掉，要很在地的人...

(泰雅語)

翻譯者：真的有個湖，真的有個湖在上面，那叫天湖，光復以後砍樹，堆一些雜物，樹枝什麼的，當然主要應該也是樹砍掉，原始森林砍掉就沒有水出來，乾掉了。

訪談者：以前他們搬過來的時候，這邊應該有成立一個新部落？

受訪者：不是，還沒搬...

訪談者：沒有，我是說搬來這邊的部落在日本時代也叫天湖嗎？

(泰雅語)

翻譯者：你剛剛講到是日本人來以後，他們就要，等於要遷村，然後他們祖先找了三塊地，找到這邊，是發現這邊沒有人住，可是不知道是 maigalan 的獵場，可是如果...

(泰雅語)

翻譯者：經過他們同意。

(泰雅語)

翻譯者：他們講小梅花。

訪談者：小梅花，因為他們是從...

翻譯者：對，這邊是他們的傳統領域，所以他們的祖先是跟梅花的人談說，讓我們過來。

訪談者：然後這邊有沒有部落名字？在以前。

翻譯者：都小地名。

訪談者：小地名？沒有一個部落名字？比如說...

翻譯者：沒有，因為沒有人。

訪談者：我說他們來了之後。

翻譯者：有，來了之後他講很多，就小地名小地名。

(泰雅語)

翻譯者：所以你看，kais 是界線的意思，就是歡迎你上來，就歡迎到天湖，等於天湖部落的界線，他們就叫 kais。

訪談者：對，kais。

翻譯者：再上來 halusan，就黃家那邊，我講的，第一個，最先有住家那邊。幾乎就在山頂了，眺望的地方，梅花，望花園的地方，望外看，西部平原。

訪談者：那這邊呢？這邊叫什麼？

(泰雅語)

翻譯者：他們取的，他們來他們取的，你去問原居地的人，應該也有他們的名字。

訪談者：就是兩套...

翻譯者：對。

(泰雅語)

翻譯者：這邊他一直想不起來叫什麼。

訪談者：沒關係。

翻譯者：上面遷村那個叫 rah，rah 也是眺望的意思，很高。

訪談者：可以看到兩邊這樣子。

翻譯者：可以遠眺。

訪談者：那他的那個太太是高而的人還是其他的人？

(泰雅語)

翻譯者：就是石鹿那邊啦！

訪談者：他也是娶石鹿那邊。

翻譯者：是石鹿再進去，根本那...

訪談者：喔，根本那很裡面。

翻譯者：對。

訪談者：根本就已經在 skalo 對面了，我去過。

翻譯者：松本啦！

訪談者：modo，modo 是松本，他們搬到松本。

翻譯者：松本還要再出來。

訪談者：對，可是那個也是後來才搬出來的，根本在裡面。

翻譯者：松本，他講的 modo 是松本。

訪談者：松本，松本民生那附近。

翻譯者：民生很前面喔！

訪談者：對，民生進去就松本，民生進去才松本。

翻譯者：民生，松本，石鹿，根本。

訪談者：沒有，石鹿進去是田村台。

翻譯者：田村台？根本在底下？

訪談者：根本在對面。

(泰雅語)

訪談者：那個是 skalo 道路跟北坑溪的交叉點，田村台是所有，除了那個白石，除了白石之外，大概是這邊翻過來稜線最大的派出所。

翻譯者：那邊很繁榮，都有酒吧。

訪談者：然後接下來才是石鹿，就是其次比較大的才...

翻譯者：就再出來。

訪談者：對，才是石鹿，接下來才是清泉，以前日本時代最大就是白石跟...

(泰雅語)

翻譯者：那裡密度最高，那一段。

訪談者：對，而且 skalo...

(泰雅語)

訪談者：石鹿是往上爬，然後北坑溪是平平走，平平走那個，北坑溪遇到的第一個派出所就是根本，第一個派出所。

翻譯者：所以石鹿平平走就田村台，田村台再...

訪談者：對，田村台剛好在那邊分叉，skalo 是往上爬。

翻譯者：往上爬，爬到山頂。

訪談者：對，他要過去到 wulo 那邊，繞下去就是到 gaji 那邊，如果他那個路沒有往上爬，平平繞過去就是要到根本，然後根本過去是佐藤，sado，然後過來是檜山，過來是結城，高嶺，mozi，那個觀霧，然後過去就是北坑，不是北坑，過去就是榛，然後鹿山，然後下去之後從北坑溪，雪見，然後出去到外面，到二本松，大概是這個樣子。

(泰雅語)

訪談者：我有聽到說，大概一公里一個，那以前如果他們那時候在白石的時候，要上學，要去到哪邊上學？要下到那個控溪嗎？就秀鑾那邊上學？

翻譯者：對啊！剛剛那個表姊夫也這樣講。

(泰雅語)

翻譯者：十八個小時，白石到控溪。

(泰雅語)

訪談者：那個時候住在學校裡面？

(泰雅語)

翻譯者：哥哥他們住栗園嘛，後來他到泰岡親戚家住，泰岡。

訪談者：在後面？

翻譯者：上面。

訪談者：就是正後面，繞過去就到山的後面。

翻譯者：所以還是從泰岡這樣上下，應該算是不多這樣子。

(泰雅語)

翻譯者：媽媽剛剛講到，所以他們會遷下來，日本人他說他有三個地，結果這樣聽起來應該是，等一下我們再探討這個問題，他說一個就是子弟的讀書，因為那個太遠了，要到控溪，所以他們就，應該就是萌發了要遷移，第二個生活也困難，生活困難，那邊地也不多，地也不是很好，白石那邊，人也少，就是，其實那個原因也是生活困苦，很艱困，所以就要遷村，說遷到這裡來，可是我覺得就要探討是，到底是原住民先提出說我想遷呢？還是日本人強迫我們遷？這個要問。

(泰雅語)

翻譯者：日本人發起，日本人。

訪談者：發現他們有這樣的困難，就剛好也借力使力，就直接...

翻譯者：清山啦！

(泰雅語)

翻譯者：青年服務隊，他哥哥，我就說那你哥遷過來以後讀書比較近了，那你哥哥應該就有好好去讀書了，他說沒有，因為十五歲了，所以大概就是，不是說遷就遷，一定也是醞釀一段時間，何況他們中間又有再去找地，找地應該也不是一天兩天，快則可能三個月，甚至半年吧。

訪談者：還要協調。

翻譯者：還要協調。

訪談者：因為算不同郡。

翻譯者：而且他哥哥也不見得是標準的時間去讀書，對不對，你看他讀到二年級光復，二年級應該幾歲，七八歲，八歲，他光復是三十五年，三十四年，他應該也十歲了，所以他等於是慢兩年讀書。

訪談者：到了民國時代有強迫入學嗎？

翻譯者：有，可是還是也是很多不讀書的，像我那個年齡也是一樣，我還有同輩的，住上白蘭的，沒有去讀書，只好，他應該要畢業的年齡，甚至是超齡，拜託他你來，畢業典禮來幾天，可是還是要出現一個禮拜左右，畢業典禮就給你一張畢業證書。我那一...

訪談者：那一代還有遇到？

翻譯者：還有。

訪談者：你們稱漢人怎麼叫?

翻譯者：domugan，艋舺人，艋舺。

訪談者：艋?

翻譯者：艋舺，就是 domugan 的意思。艋舺，萬華，其實是我們 tayal，tayal 的領域，我們那個，爲什麼，我們那個地名，有我們的土名，叫 monga。

訪談者：monga 是什麼意思?

翻譯者：分開來，那是什麼河，大漢溪嗎?大漢溪到萬華不是就分流了嗎?分流，破開來叫 monga，那個地名叫 monga。漢人從淡水河這樣上來，大概我在推測，第一次碰到的原住民，或者說大量碰到原住民，就是在那邊碰到，在 monga 那個地方碰到，應該怎麼樣的因緣際會之下，就是怎麼會變成他們叫艋舺人。後來漢人到山上來的時候，就問，因爲也言語不通，所以說我從艋舺來，我從 monga 那邊來，就這樣，我們就叫這些人，從 monga 那邊來的人叫 monga。所以從這一點可以證明，泰雅族之前也是住過萬華。

訪談者：到那麼平的地方去。

翻譯者：對。

訪談者：那你們怎麼叫客家人?

翻譯者：客家，mugan。

訪談者：叫 mugan。

翻譯者：一樣。

訪談者：一樣叫 mugan，所以你們當時不會分閩南人跟客家人。

翻譯者：沒有。

訪談者：那外面的人進來都叫 mugan。

翻譯者：所以 mugan 應該講比較平地人，就是外面的人，後來慢慢慢慢有分了，閩南人叫河洛人，helohelohelo，因爲他們口頭禪，helohelohelo，我們就叫這些人叫河洛人。

訪談者：那客家人呢?

翻譯者：一樣，還是叫 mugan。

訪談者：那除了客家人和閩南人之外，有沒有第三個？比如說 saisiat 你們怎麼叫？

翻譯者：有，就 saisiat。

訪談者：就叫 saisiat，沒有其他特別稱呼？

翻譯者：沒有，因為我們知道他們自稱 saisiat。

訪談者：那除了 saisiat 之外，有沒有再遇過比如說像以前平埔人？還是都叫 mugan 而已？因為在那個竹東那一帶，竹東芎林那一帶，其實蠻多是道卡族，平埔族的墾地，所以有蠻多平埔族的，那時候清朝也大概用大量平埔人來守這個原住民跟平地人這個界線，大概資料裡面看得很清楚，那還有部分的賽夏族人，那你們，還是你們乾脆就把那群人叫 saisiat？有沒有可能？

翻譯者：有，等一下，有個問題，有個很好玩的。

(泰雅語)

翻譯者：我從來也沒有聽過，除了所謂的平地人以外的人，叫 saisiat，holo，不，mugan，holo 也好，還有，閩南人我們又有一種叫 kaha。

受訪者：所以我們 tayal 是叫 kaha。

(泰雅語)

翻譯者：我從小到現在，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聽到你提這個問題，我也沒有注意到，所謂的道卡族這個族的問題，倒是蠻有意思的。

訪談者：因為這群人比較有趣，是因為這群人事實上當時候進入陸壘原住民，所謂我們現在原住民這塊土地的時候，事實上是，我們用當時候的話就是所謂的那個熟蕃，配的化蕃，就是熟的配一半的。

翻譯者：熟生化，化就是界於生熟之間嗎？就是介於生熟之間。

訪談者：對，所以 saisiat 在以前，其實以前在清代以前，saisiat 其實曾經一度被認為是化蕃，就是比較是有開化的民族，因為他們一直跟清朝合作去守更山上的原住民，大概有這樣的現象，所以他們的，你看他們都有漢姓，你們漢姓有的是民國後才取的，他們有些漢姓是很早就取了。

翻譯者：清朝取的。

訪談者：其他的平地的原住民更不用講，那個平埔更不用講，全部早就已經都取漢姓了。

翻譯者：我的推測，為什麼好像沒有道卡斯的痕跡，也有可能人少，也有可能，

其實漢人都還沒有來之前，平地有道卡，山上有泰雅，應該就有那個。

訪談者：對啊！應該有交流，不可能沒有，因為總要有個中間的人來...

翻譯者：的確，我剛剛想到的是說，那可能太跳躍了，碰到道卡斯的時候他們已經很漢化了。

訪談者：這也是有可能。

翻譯者：就直接把他等量齊觀，一起看成是 *mugan*。

訪談者：你講的大概也有這樣的狀況。

翻譯者：可是好像有點，好，那即便這樣，那四百年前之前是什麼，而且四百年短短的，四百年之前更長，這麼長之前應該有，一定有啊！

訪談者：對。

翻譯者：所以沒有聽過。

訪談者：這一部分，那以前應該有聽老人家講說有些漢人會來山上做生意嗎？應該有。

翻譯者：會。

訪談者：會嘛！

(泰雅語)

翻譯者：政府，日本話，政府。

訪談者：我聽成，你知道我聽，因為和平鄉...

翻譯者：沒有，*daihu* 是平地人。

訪談者：對，他們叫平地人叫 *daihu*。

翻譯者：所以這個可以去考究，一定是 *daihu*，不是一定是，很有可能就是，那些，先去找找那附近的地名，或者是跟這個發音有關係的東西，為什麼，為什麼他們會叫他 *daihu*。

(泰雅語)

翻譯者：*daihu*，泰雅語有意思，就是工人的意思，辛勞，所以有可能就是那些人來山上工作的，做苦力的。其實，對，沒錯，應該是這樣，因為來山上墾作的平地人大概都是所謂的無產階級，賣勞力。

訪談者：工人。

翻譯者：應該是這樣，所以他們就，叫他們 daihu，這個應該是蠻和平共處的。

訪談者：比較後面？

翻譯者：對。

訪談者：比較後面，那以前像這邊伐木大概伐了多久？像這附近。

翻譯者：這邊都是光復以後，蠻後期的。

訪談者：蠻後期的，大概幾年？

(泰雅語)

翻譯者：光復後，原始森林光復後砍的。

(泰雅語)

翻譯者：其實這比較前山，沒有什麼太貴重的木頭，海拔也不高，沒有檜木，所以日據時代，就是清泉那進去，他路就開到土場，頂多再進去一點點，還沒有大鹿林道，可是他靠什麼，靠索道。

訪談者：喔，索道。

翻譯者：大概就在五六，還沒到五六 K，大鹿林道五六 K 那時候是我讀小學的時候去砍的，大概比林山大窩山那一帶。

訪談者：喔，半山腰那一帶？

翻譯者：對，就是土場對面。

訪談者：就是上去大窩山那一塊。

翻譯者：對，那一帶，他才砍到這裡，他索道這樣載下來，再上去一點，大概就是樂山的下來那一帶，半山腰那邊，那邊應該還有檜木，他大概也都是砍檜木，沒有砍別的樹，頂多就是檜木。

訪談者：那邊檜木很多？

翻譯者：對，其實這邊大概沒有什麼檜木，之前，頂多就是一些牛樟。

訪談者：這邊牛樟...

翻譯者：牛樟，這邊，可是牛樟日據時代他不缺這個啊！出雲就有，他叫焗腦，他先去要樟木，檜木。

訪談者：那所以說這邊，那像以前他在這邊的話是，哪一個地方管的？像這邊？

翻譯者：竹東林區管理...

訪談者：我說日本時代的這邊，是算 maikalan 管還是 maiholan 管？

(泰雅語)

翻譯者：教會，過來一點點，吳家那邊，設派出所。

訪談者：在下面，就是花蓮那邊的？

翻譯者：沒有，上來不是，一上來黃家嗎？上來一點點，我說吳家旁邊有一個教會。

訪談者：那邊？

翻譯者：那邊，派出所。

訪談者：是戰後還是日本時代？

翻譯者：日據時代。

(泰雅語)

翻譯者：往這邊，不是往那邊。

訪談者：他講的都沒錯。

(泰雅語)

受訪者：所以日本時代，在花園國小對面...

(泰雅語)

翻譯者：他讀書在花園讀。

(泰雅語)

翻譯者：就真正的學校，不是在派出所那個蕃童教育所。

(泰雅語)

翻譯者：大人上明教班，夜間部。

訪談者：就是補習班的意思就對了。

翻譯者：夜間部的明教班。

訪談者：對，就是補習國語的班，算嗎？

翻譯者：日本語的，他們也是講國語。

訪談者：對。

(泰雅語)

翻譯者：夜學...

訪談者：夜學部。

翻譯者：明教班是？

訪談者：明教班是光復的。他那時候有沒有去伐木？有沒有遇到，他有沒有去伐木？

翻譯者：是光復以後嗎？

訪談者：光復後有沒有去伐木？

(泰雅語)

翻譯者：他說伐木的時候大概都是平地人，砍完了以後造林，有廢棄的那些樹枝有沒有，要整地，就他們才去做那種工作，還有拉木馬的時候，所以其實砍伐，尤其砍那大樹是，應該算是蠻專業的，哪怕是用鋸子...

訪談者：沒有，後期都是那種的。

翻譯者：後面才，鏈鋸很後面才有。

訪談者：是喔！

翻譯者：哪怕是拿鋸子啊...

訪談者：也是要技術。

翻譯者：因為他算是一個專業的技術，要倒哪裡倒哪裡，危險性很高。

訪談者：對。

翻譯者：那我順便問。

(泰雅語)

翻譯者：沒有技術，你也沒有傢伙，光那鋸子。

訪談者：而且那個都是外包的。

翻譯者：對，大概都是民間的，民間的木材業，基本上他們都有所謂工班，那些也都是算是很專業，所以他們，一沒有他專業，二也沒有那些器具。

訪談者：那要花很多錢。

翻譯者：鋸子，還有磨那個，那更高的技術，因為以前哪怕，我爺爺那一代，

到我爸爸那一代，一把刀都非常珍惜。

訪談者：爲什麼？

翻譯者：我們小，那就柴刀什麼刀，小朋友偷偷拿去玩會被罵，打屁股，你要是不小心砍到石頭缺個口，不敢回家了。

訪談者：我問一下，你來的時候，應該還有印象，老人還有這個嗎？

翻譯者：有啊！我，說來是誰來？

訪談者：就是他來的時候，skalo 的人來這邊的時候，紋面都還有嗎？

(泰雅語)

翻譯者：有的都會被，在山上，來這邊的時候一定，他第一個禁止的就是這個，因爲這跟這個有關係，跟出草有關係啊！所以在那邊應該就禁止了，在白石那邊應該就禁止了。

訪談者：但是已經紋了就紋了，對啊，也不能除紋啊！

翻譯者：其實他不是禁止你畫這個，他最主要是禁止你去出草。

訪談者：對，那個是主要的。

翻譯者：最後還是主要那個，還有他把你這個弄毀也等於是，怎麼講，擊潰你的一個民族意識也好，精神層面也好，所以我看過一個照片，我覺得那也是剛好可以這樣利用，那我覺得多少也有一點那個鄙視，我有看過一個照片，日本人他，是軍人還是警察，應該是警察，我不確定，應該是軍人，有時候要吃飯不是要敲鐘嗎？他用那個我們的織布箱。

訪談者：那很那個。

翻譯者：對，可是那個時代，織布箱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很重要也就是所謂的很莊嚴，大概，不要說小孩子去，像拿東西亂敲，大概都不讓你亂摸，那他就拿去給你敲，吃飯囉，吃飯囉，不是很鄙視你嗎？吃飯鐘，敲飯，我再喊說吃飯了，吃飯了，伙房，我是覺得有，不無啦，不無有這種要鄙視你，或者...，他也叫我們不要織布，直接買，穿和服嘛！

訪談者：對，就買和服就好了。

翻譯者：對，直接買和服，所以你們這，沒有錯，真的很弱，很累，你直接買布有沒有，順便有時候，好，布，那時候布也有漢人的布，說我給你和服，你直接穿和服。

受訪者：那時代，現在也有。

翻譯者：其實這很可以理解，因為日本人他的民族性就是這樣，很確實，很怎麼講。

訪談者：實事求是。

翻譯者：實事求是，還有就是很徹底，做事很徹底，我就聽過老人家講，就是說他們抓他們去做義務勞動，疊駁欣有沒有，疊疊疊，比如工頭去晃過來，你這個怎麼歪歪的，底下怎麼有一個歪歪的，哎呀，就爲了去調那一個，已經疊很高了，可是那個沒有辦法轉，一定要把上面拆掉，就爲了那一個東西。

訪談者：最後問一個問題，他有沒有親戚在龍山？

翻譯者：親戚是姻親還血親？

訪談者：姻親也好，血親也好。

(泰雅語)

翻譯者：他對那邊比較生疏，應該沒有。

(泰雅語)

翻譯者：沒有，都沒有。

(泰雅語)

訪談者：那最後再補充一下就是說，最後來這邊的，就是我們知道這三個，三個部落，那這邊的三個，現在姓什麼，跟他們的那個，同一個 gaga 嗎？還是不同？還是？漢姓姓什麼，以及那個...

(泰雅語)

翻譯者：大致上，比較同意的是他們栗園那個，姓黃，馬鞍的那個姓蔣。

訪談者：就剛才那一個嗎？

翻譯者：對。白石的，有吳跟林，最原始，後來通婚，現在就比較雜了，基本上他們都知道。

訪談者：當然他們一定都知道。

翻譯者：不見得喔！我常常就跟他們，跟我們不懂的人講，你不要看漢姓，你不要以爲你不同漢姓就沒有血緣。

訪談者：搞不好是一樣的。

翻譯者：對，反而會，因爲他根本不知道這個狀況，我們不同姓，所以我們就

沒有血緣，我們可以通婚，那就慘了。

訪談者：問老人，老人就會知道了。

翻譯者：是這樣，因為老人家可能，就算我這一輩的好了，大概還知道所謂的規矩，這個來龍去脈，我們下一代，他們會發生狀況是怎樣，他們是在外面戀愛，結婚，有感情了，甚至已經有小孩了，才回來說我們要結婚，那一結婚，老人家就說，再去問清楚，哇，這個大概就會去強迫把他們去解散，就算不相信這樣的人，真的沒有好下場，光從優生學就那個，很多他們的後代子孫就體質不好，你說其他意外的話這個，這就難講了，大家都會碰到意外，可是最躲不過的就是優生學的那邊。

(泰雅語)

翻譯者：在數他的那個...

訪談者：傳下來的名字，可是我有一個疑惑，我個人的疑惑，就是說因為你們就一直連下來，那麼你們腦中應該有一個很長的順序吧，那個順序如果有一天不見了怎麼辦？因為不是像我們...

翻譯者：大概不見了以後，從優生學來講，大概也都沒有問題，至少中華民國民法八等親，八等親算一算，沒有幾代，四代而已，四五代而已，那你看他剛剛算，九代。

訪談者：因為我之前去和平鄉做訪談，一樣的狀況就是，比如說我隨便唸一下，什麼這樣子下去，我覺得很厲害的是，你們心中有那個 list 出來，那你們 list 出來你就知道說，你們大的兒子要娶的哪一個是哪一個，我就想說我又不知道你們原來姓是哪一個開，你懂我意思嗎？因為我對我下來都是名字名字，對不對，nogan 也是名字，nomin 也是名字，可是你合起來的時候是，順序每個人的那個 list 就會不一樣，那你們如何知道說，誰跟你有關係？我覺得這個很...

翻譯者：所以其實這個 list 只是一個所謂的工具好了，其實真正的文化在哪裡？所以有一句口頭禪，客家人說，你吃飽嗎，閩南人講比如說，像我們常常講說 masuladu，你叫誰，他主要不是在問真正的，背後的意含不在問你叫什麼名字，而是開始要認清，也會不時的會提醒你，你都知道你的親戚，你的族群。

訪談者：喔，像我想說，其實蠻複雜。

翻譯者：你看他，比如說我之前開始來常找他的時候，我說 imasula，我說我是，我叫 delau ivan，哪邊的 ivan，或者說我是 ivan mauna，ivan mauna 這個人，這個會跟他同名的，可能就不多了，我就會說 ivan

mauna...(泰雅語)，你再加一個地名的話，範圍更小。因為我們名字不多，加起來人也不多，所以重疊性會很高，可是再套一個地名的話，所以他有一個地名的話，七個人就會七個...。還有我們就是常常，所以我們原住民為什麼，那個怎麼講，其實常常就是在認親，他會不時提醒你，你的親戚朋友，你的宗親。

訪談者：有誰，然後你是誰，然後...

翻譯者：對。

(END)